新疆人文地理丛书
（第一辑）

新疆民俗风情

Xinjiangminsufengqing



文 昊 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策 划 刘长明
米吉提·卡德尔
古力先·吐拉洪
主 编 张新泰
于文胜

新疆民俗风情



文 昊 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民俗风情 / 文昊编著. –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07.1
（新疆人文地理丛书）
ISBN 978–7–80744–013–0

Ⅰ.新... Ⅱ.文... Ⅲ.风俗习惯 – 新疆
Ⅳ.K89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3774 号

新疆民俗风情

策　　划　刘长明　米吉提·卡德尔　古力先·吐拉洪
主　　编　张新泰　于文胜
编　　者　文　昊
图片提供　昆　泉　晏　先　张　筠　段　离　王树声　文　焱　金　炜
　　吴风翔　康　剑　张文成　文　昊　小　雨　向　京　王　鹏
责任编辑　吴晓霞
审　　读　杨荣义
装帧设计　党　红　李瑞芳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　　编　830002
电　　话　0991–8277416（编辑部）　　0991–2761234（发行一部）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44–013–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阅读新疆

在新疆生活了几十年，我还不敢说，我对新疆有充分的感知和全面的了解。

因为新疆太大了。因为新疆的历史文化沉淀得太丰厚了。因为新疆的人文地理色彩太绚丽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新疆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当每一轮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新的新疆。

新疆是一部太厚的书。新疆是一部一生都读不完的书。

近几年，我每年都到南北疆调研学习，每一次回来都有更加强烈的感受和新的认识、新的发现，同时也强烈地认识到，新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宝库，是一个出版资源的富矿。我们萌生了一个想法，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编一套介绍新疆历史文化的通俗读物，多镜头、多方面地反映和介绍新疆。于是就有了这套《新疆人文地理》丛书。

新疆的美，不仅在于她有辽阔的草原、雄伟的山峦、壮美的大漠、粗犷的戈壁、丰厚的森林、奔腾的河流、遍野的百花、富饶的绿洲，还在于她有独特的人口结构与人文格局。不同文字、不同语言、不同服饰、不同宗教信仰的各民族在这里和睦共处，和谐生活，千百年来，演绎出不同文化特色

的民族文化。她是我们中华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建筑、一段歌舞、一场比赛、一段历史、一个传说故事，都令你新奇，都是一篇美文，一首新诗，一幅回味无穷的画卷。

新疆的美，更在于她的“新”和“奇”。同一个地方，同一处景观，在不同的时间，你都能有不同的发现和观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每到一处，都有不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大奇、大美，悠久、深厚。即便是在你生活的城市、乡村，每天早晨你看到的都是新一轮日出，经历的都是新一天生活。难怪有人说：“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到了新疆方知要学的东西太多。”

介绍新疆，尤其是充满激情、全方位、真实、全面地展示新疆是我们出版人的职责，理应竭尽全力，上下而求索。我们在编这套丛书时，努力从一个新的角度，新的视野去发现和发掘，努力将更多的东西告诉读者，更多的魅力展示给大家。

这些作品，虽然都是对零零碎碎东西的整合和加工，不能说有多少新的创意，但我们的想法是：将那些散落在河床边的煜煜发光的沙金，淘出来打造成一块金砖；将那些绽放在草原上的各色小花，采摘来编织成一个花环。当然，可淘的金还很多，可摘的花也很多，不是编一两套书就能达到目的的。这方面可做的事还很多，要下的功夫还很大。这也是我们编这套丛书的另一初衷：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淘金和编织花环的队伍中来，有更多的高纯度金砖和更绚丽的花环奉献给社会。

新疆是一部读不完的书——新疆是一座太富的宝藏；

新疆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新疆的书里有金砖、有花环。

阅读新疆吧！

张新泰

2007年3月18日于乌鲁木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自然风情 Local contion and customs

吐鲁番的村庄 …… 张世明 2
达坂城之恋 …… 李　冬 9
红其拉甫——我心中的珍藏 …… 布　夫 13
多姿多彩的巴音郭楞
…… 森　文　非　青　马品彦 17
沙漠边上的玫瑰村 …… 戴江南 27
穿越喀纳斯丛林 …… 江水寒 29
塔格敦巴什帕米尔采风记 …… 吕静涛 32
雪野仙踪雪莲 …… 夏雷鸣 42
天池神话 …… 赵北明 44
胡杨国里的神奇世界 …… 傅庆胜 48
草原丝绸之路 …… 王炳华 54
天阶之路上的神秘峡谷 …… 王树声 58
远离村庄的水磨坊 …… 韩连赟 62
逛逛山西巷子的“巴扎” …… 楼望皓 65
彩云上的人家 …… 马　克 68
巩乃斯现在时 …… 宋　燕 70
火焰山面面观 …… 王炳华 73
香飘野果林 …… 郭从远　郭维东 77
阿尔泰山绿宝石 …… 佚　名 80
游吐峪沟 …… 周　涛 81
神钟山记 …… 郁　笛 82
伊犁秋色 …… 高炯浩 84
绝色那拉提 …… 姜付炬 86

目录

禾木之韵 …… 王春华 88
“生命之泉”——坎儿井 …… 佚 名 92
喀什河谷次生林 …… 赵 林 93
伊犁胜境果子沟 …… 史 文 95
大戈壁·火焰山·葡萄沟 …… 汪曾祺 97
喷发的土地——木吉印象 …… 赵志敏 99
清澈的河青格里 …… 郭 不 101

◆特色民俗 104
Characteristic Customs

锡伯族风俗一瞥 …… 佟克力 贺 灵 105
“样子样子”的帽子 …… 李芝庭 108
画境中的部族——图瓦 …… 崔延虎 111
刀郎缘起 …… 赵 勤 116
吐鲁番维吾尔族居民 …… 王 嵘 121
姑娘追 …… 柳用能 122
美丽与哀愁——高台民居印象记 …… 葛藤蔓 126
5000 个买买提 …… 刘亮程 132
和田采玉奇俗 …… 保 和 134
阿勒泰草原上哈萨克族古老的部落
…… 阿不都力江·赛依提 136
哈萨克族婚礼进行曲
…… 贾合甫·米尔扎汗 阿不都力江·赛依提 138
在草原上喝马奶 …… 楼望皓 142
泡在刀郎舞里的“老玩童” …… 张永忠 144
寻找阿拉木罕 …… 刘 枫 147
到帕米尔过古尔邦节 …… 韩连赟 152



自然风情

Local contion and customs

自然风情

1 Xinjiang humanities and georghgy

吐鲁番的村庄

文 \ 张世明

到北京旅游要逛胡同，只有胡同里才真正展现出老北京京腔京韵的原汁原味；到上海旅游要逛里弄，只有里弄里的吴侬软语才是真正的海派文化。所以人们说：到北京不逛胡同等于没有到北京，到上海不逛里弄等于没有到上海，而我说，到吐鲁番不逛村庄等于没有到吐鲁番。当你在高昌故城、交河故城探寻千年前的奥秘；在坎儿井、葡萄沟饮用甘泉、品尝佳果后，你一定还要去戈壁深处的绿洲转一转。那里的一块石头，一条小路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只要走近，它就会像维吾尔族汉子跟你大碗喝酒，维吾尔族姑娘围着你摇动脖子跳麦西来甫一样过瘾。



摄影：文焱

神奇的吐峪沟

我被包围了，被四周散发着浓厚的各种宗教文化气息的建筑包围了。伊斯兰教的、佛教的，还有景教、摩尼教的，有些建筑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一切又都在火焰山的深处。我就这样静静地站在山坡上，在强烈的阳光下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这些各种形状的建筑物也在阳光中充分展示着自己的姿态，生怕人们忽略了它们中的哪一位而被委屈和冷落。作为一种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会像溪流顺着溪涧注入广阔的大地一样浸入人们的头脑，以争取更多的信徒。它们相互之间的撞击、排斥，总是大于包容和吸收。多种宗教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与古朴的乡村汇集一处在全世界也是十分罕见的。

吐峪沟独享了这一份天伦，难怪各国很多大探险家、考古学家都曾经把自己的足迹留在了这里。

我们的身边是一大片麻扎（墓地）。麻扎的围墙用生土筑成，墙面上塑有一个个像伊斯兰门楼常用的弓形图案。麻扎里的坎唯热（坟墓）一排一排，密密麻麻，有的粉刷成白色，有的仍是泥土本色。这些坎唯热形状各异，可分 3 种，最简单的坎唯热就是在地上堆成山脊状的土堆，土堆上再架几块土块。再复杂一点的就有好几层了，并分性别用泥土而筑。那种上面呈圆筒形的是男性坎唯热，它的长方形底座象征土地，中间一层象征庄稼，上面的圆筒形象征碾子。那种上面一层呈条形的是女性坎唯热，它的基座象征织机，中间一层象征面板，上面的条状象征擀面杖。无论男女，均不用棺木，遗体只在沐浴后用白布包裹。

寂静的麻扎，沉睡的坎唯热，蕴含着一种追求和昭示，以其比声音更为有力的形象告诫穆斯林，必须勤劳节俭，即便在天国也需陪伴着土地和工具，男耕女织，创造财富，创造美好。

麻扎左上方的山坡上，屹立着一座拱拜儿。这种圣人之墓的基座是白色的四方形墙体，基座上是一个蓝色穹顶，象征天圆地方，天蓝地洁。一条泥土坡路通往拱拜儿大门，沿途插着两排用各种颜色布条扎成的旌幡。这就是有名的七睡人圣寺，也是使吐峪沟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名闻遐迩之所在。

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有 7 位朝圣者，为传播伊斯兰教寻找会回应他们的呼吁而忏悔的人，已经走遍世界，最后他们一直向前走去，还是没有人回应他们的呼吁。失望之余，他们进入一个洞穴，躺下来休息，打算等人们愿意听他们的话，离开邪恶的生活方式归向“阿拉”为止。过了 1000 年，他们重新打起精神，再度走向世界，却发现情况不但没有改善，而且更加糟糕。地上的居民比以前更邪恶。于是，他们又折返和平的穴居中，这一次有一只小狗出现在洞口，要求追随他们。他们中一人怒斥：“走开，你不过是一只狗！”狗反驳道：“难道我不是‘阿拉’所养的生灵吗？”他们承认小狗的话很对，答应了小狗的要求。从此小狗就在洞中陪着 7 名圣人长眠，等待“阿拉”叫醒他们，走出洞中，在外面迎接正义降临人世的黎明。

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山洞，就在拱拜儿里边，洞口一米来高，七八十厘米宽。

每逢古尔邦节，有很多虔诚的穆斯林前来吐峪沟朝拜七圣人，偏僻的吐峪沟小山村就热闹了。诵经的声音在山间回响，久久不绝于耳。信徒们将牌匾，各种色泽鲜艳的织物挂在拱拜儿内。

我们的左下方是十多千米长、几十千米深、峭壁如削的有名的吐峪沟大峡谷。那深深谷底两侧的悬崖上，可见一排一排参差错落的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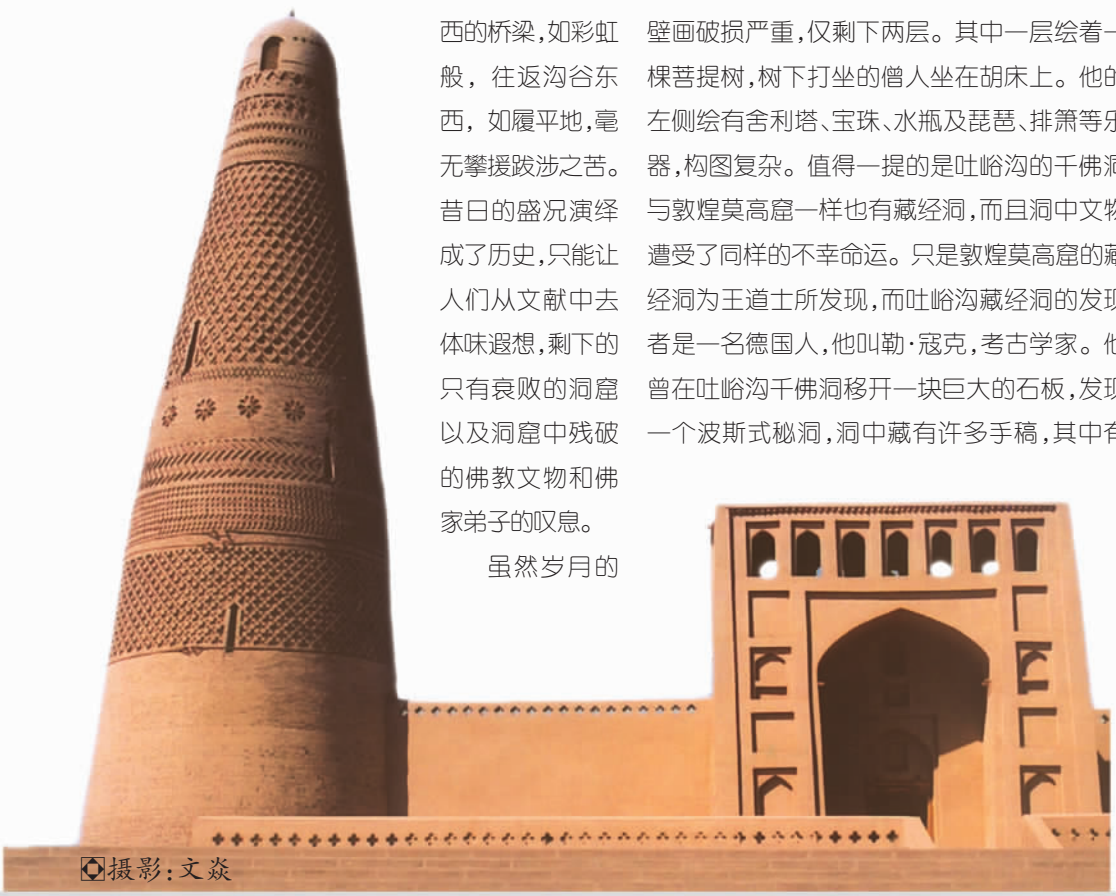


摄影：文焱

窟，这就是吐峪沟千佛洞。崖壁在阳光的照耀下，灰色的、土红色的分外显眼，只有洞窟的口子是一片暗淡的阴影，那种气氛让你还未嗅到佛经的油墨味，就已感到这门学问的深不可测和难于接近。山风刮过来，在洞口响起呼呼的声音，仿佛是久远的晨钟暮鼓和低吟的诵经梵语。

佛教是由西向东逐渐传入我国的。可以说，吐峪沟千佛洞的开凿，应该早于莫高窟。据说唐玄奘去西天取经也曾路过这里。敦煌出土的文献《西州图经》有对吐峪沟当年佛教盛况的记载，在吐峪沟中有随山势展布的重重寺院，它们背靠危峰，下临涧溪，四周绿树掩映，佛寺、禅院密集，佛乐飘飘，烟火不断，游僧云集；人行沟谷深处，竟难见日月。佛寺中高塔耸入云霄，横跨东西的桥梁，如彩虹般，往返沟谷东西，如履平地，毫无攀援跋涉之苦。昔日的盛况演绎成了历史，只能让人们从文献中去体味遐想，剩下的只有衰败的洞窟以及洞窟中残破的佛教文物和佛家弟子的叹息。

虽然岁月的风雨侵蚀以及人为的破坏，使洞窟的艺术品损失太多太重，但是留下来的壁画，较之于其他地方的风格和造型均有独特之处，因而作品仍然是观光者必然驻足的地方。西区第四窟穹顶的飞天有好几身，其造型，头顶发髻高束，裸露着丰腴的上身，以左手托盘，右手撒花，宽大的袍袖和飘逸的罗裙，双足赤裸，虽匠心颇费，但其构图动态和线条还是不如敦煌的优美流畅，表明绘画时间早于敦煌，系高昌时期的作品，也可以说是敦煌飞天的前身。这里与其他洞窟的壁画构图不同的还有佛像坐在胡床上，周边装饰为粗线条的忍冬纹，佛像披通肩式宽衣，整体描绘线条粗犷；东部 2 区的 3 号洞窟，结构复杂，在主室后壁和左右壁均凿有耳室，这种结构在其他地方的洞窟中也是少见的。此洞壁画破损严重，仅剩下两层。其中一层绘着一棵菩提树，树下打坐的僧人坐在胡床上。他的左侧绘有舍利塔、宝珠、水瓶及琵琶、排箫等乐器，构图复杂。值得一提的是吐峪沟的千佛洞与敦煌莫高窟一样也有藏经洞，而且洞中文物遭受了同样的不幸命运。只是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为王道士所发现，而吐峪沟藏经洞的发现者是一名德国人，他叫勒·寇克，考古学家。他曾在吐峪沟千佛洞移开一块巨大的石板，发现一个波斯式秘洞，洞中藏有许多手稿，其中有



摄影：文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些手稿写作的日期可以追溯到 8~9 世纪。很不幸，手抄稿大多已遭严重焚毁或留有残痕，但他发现了一些极美的刺绣品，以及令他陶醉的以折弯的木头制成、形体浑圆、上有盖子，以红、黄、蓝色漆得很精致的小小圣骨匣。斯坦因也曾进入这些洞穴，并在他的文献中写到其中的壁画装饰和萨珊尼式的圆形浮雕，以及许多中文经文，这些经文的反面还有回鹘文的对照。当然这些珍品都被那些蓝眼睛高鼻梁的探险家们带回国作为宝物收藏了。

宗教构筑的境界让人感到神秘虚幻，现实中的吐峪沟却是实实在在地让人怦然心动。坐落于峡谷另一侧的吐峪沟村是全疆保存最完整的维吾尔族古老民居的活标本。这些民居均用生土块砌成墙壁，门窗很小，饶有趣味的是窗户口都是室外口小，室内口大，像一个长方形喇叭。这种窗口，外可以挡风沙，内可以透阳光。窗棂大多雕有简单的杏花图案。房子平顶，顶上也盖着一层泥土，不论是单独成栋还是相互连接，远远望去，都是一个一个的立方体，就像一些漆成土黄色的积木不经意地依山就势堆砌着，又像一座座古堡层层叠叠，从谷底向上垒到山坡。冬天和初春，房子的泥土本色与村后的山坡，村前的田地融为一体，非常冷清；到了夏天，田野里的葡萄园一片碧绿，大路上桑树成行，整个村子就丰富多彩了。4 根粗柱似的清真寺的宣礼塔从土黄的屋顶上伸出来，像一排绿色的树干，不，最像的是正待发射升空的火箭，只是这个想象不太与这种祥和的环境相融洽罢了。村口一棵几人才能合抱的古老桑树，说不清它到底生长了多少年，醒目的树枝交叉错节，向好奇的游人诉说历史的沧桑。借古桑浓阴顺级而下，一条溪流从村中穿过，溪上架着好几座简单的小桥。溪沟两岸生长着茂密的树木，透过枝叶的缝隙，可以看见流水潺潺。清真寺的大院里，静悄悄，望着墙上一块块土坯，让人联想到厚重、深远的历史积淀。

这里的民居大多可分两种。一种是平房，平房大都有地窖，也有的房子一半就在地下；另一种是楼房，多为两层。首层一间一间用砖砌成拱顶，形似窑洞，再上面则是砖木结构，只是屋顶依然盖着泥土。房子的墙壁很厚，一般都有半米，最厚的也有一米左右。这些地窖或窑洞冬暖夏凉。无论是平房还是楼房，每户屋前都有一个大凉棚。凉棚的椽子都是架在房顶再向前伸出来的，所以凉棚都比房子高。楼房的凉棚不仅更高大，而且很讲究。柱子是合抱的大树做成，五六米高，十分挺拔，横梁还雕着各种伊斯兰风格的图案，煞是气派。

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泥土筑成的房子只有在干旱少雨的地方才适合，如果是我们南方，一场大雨就给泡垮了。由于气候干燥，这里的地下室和窑洞也不像我们南方有霉湿味，住在里面十分舒服。吐鲁番远不是人们传说的热得那么可怕，什么“人在水缸里办公”之类的传说只不过是人们的杜撰而已。虽然这里气温高，但人并不难受。当远在湖南的家人告诉我说那边 33℃已热得汗流浃背，吃不下饭时，吐峪沟的气温已达 43℃，而我竟在正午光着头爬上山梁采风。这里热是热，也就同湖南 33℃时差不多。当我坐在房子里爬格子时，不仅没开空调，而且还穿着棉毛衫。室外的建筑工人也是光着脑袋在施工哩。我来吐鲁番之前对这里的高温诚惶诚恐，来了之后，才知道这里气候的独特性，加上这种隔热性能良好的房子，还有晚上的凉爽，吐鲁番人过夏天远比我们江南人过夏天舒服多了。我没有想到自己竟在吐鲁番避暑了。吐峪沟，留给我一堆难解的谜。



车过连木沁

轿车穿过莽莽戈壁顺着流水“哗哗”的溪沟边的公路拐过一个弯，跃上一个高坡，眼前立即出现一片奇观。一大片黛绿色的树林，茂密的枝叶一排一排，一层一层，拥挤得看不见一根树干。由于光照充分，昼夜温差大，吐鲁番的树叶比我们湖南的还要绿得多。湖南的树叶是黄绿的，而这里的树叶是墨绿，看上去，简直就是黑压压的一片。山谷的风一阵阵将枝叶压弯下去，枝叶似乎不甘屈服，倔强地伸了起来，但很快又被风压下去了，如此反复，真像起伏的波涛。远处的山脊光秃秃的，逶迤绵延，环绕在这片黑压压的树林四周，这片林子就真像一个偌大的“水库”了。在那些山脊的背后，蔚蓝色天空的下面，一座座雪峰耸立在白云里，一朵朵白云飘荡在雪峰顶上，有时还会让人把白云认作雪山，把雪山认作白云。好一组壮美的雕塑群。最让人诧异的是，树梢上常有一些白色的似花非花的东西闪动着，炫人眼目，有时一团团挂在树梢，有时一大片从上至下挂在树身。“是花吗？”我禁不住发问。买提尼牙孜告诉我，那是青杨的叶背在阳光照耀下发出的反光。他还说，这里是连木沁乡（湿地）。

连木沁，我大吃一惊。

早春，我也曾路过这里。那时，这里新疆杨的树干没有一片叶子，光光的树干笔直地直插蓝天，主干上长着的小枝也束束向上伸展，像一把火炬。那些泥土颜色的平顶农舍稀稀落落地隐藏在树林中。土地裸露着胸膛，不时有手扶拖拉机和毛驴车往地里拉着肥料。村子外，山梁上一栋栋干燥的葡萄晾房就像一个个木匣子随意摆放着，隐约可见四壁布满通风的孔洞；一座唐代的古烽火台矗立在山坡，加上一望无际的戈壁，映入眼帘的物体应该说是繁多的，但色彩实在太单调了。这种单调给新来乍到的人在心理上形成很强的压抑感，尤其是在青山绿水中长大的江南人，面对一片枯黄心慌得厉害。我在内心责备上天对这里太过于吝啬而深表怜悯的同时，目光中也对这片单调露出了几分小视，但很快我发现我可能错了。那种单调造成的压抑及心慌被陡然间的变化一下子放松了许多，而且这种变化就像魔术师变戏法变出来的，又像一个睡眠充分的人醒过来后，显出的充沛的精力。只不过几天，这里的颜色变得丰富多彩了。近看，村庄里一树树梨花似雪，杏花似火，盖着屋顶，遮住门檐，远远看去，隐隐的一大片，又像梦中幻景。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只相隔一个半月，我再次经过火焰山下的连木沁，这里不仅已一片



摄影:晏先

绿色世界，而且好几种水果也摆在街道上散发着诱人的香味了。正如这里的人说的,吐鲁番的气温变化大，作物生长特快，不要说一天一个样,就是上午下午也不一样。

我们驱车拐进连木沁巴扎（集市）,道路两旁树木的枝干像是伸出的手臂,相互交叉,浓密的叶子遮住了天空,像一个长长的隧道,没有了一丝阳光。越过溪流上的一座石桥,轿车沿溪边简易公路缓缓行驶。溪沟两边的白杨密密匝匝地生长着,人行其中,非侧身而不能过,偶尔才能见到一块麦地夹在林中,刚刚抽出的新穗吐着馨香。农舍从一丛丛绿色中偷偷地露出一角，好像怯生生的少女在好奇地窥视我这个远方来客。

坐车在一条清水奔流的渠边停下来，渠道一边有一排平顶房子,房前均有小桥,流水就在门前欢快地穿桥而过。这些天山上流下来的雪水,把这戈壁上的焦土滋润得丰腴肥美,几棵桑树和杏树的枝头盖在水面上，树下坐着几个维吾尔族男女，他们一边摘果子送往嘴里一边聊天,还有女人正在水边洗衣服。见我们过去,一伙人都热情地招呼我们，要我们自己采摘鲜果品尝。桑葚从绿叶中露出,白的如水晶,每一粒都有拇指大。桑葚这东西在湖南怕是绝迹了,即便很多年前这东西存在时,不仅没有这里的大,也不怎么甜,而且全是紫色的,因此根本没有人将它当做正儿八经的水果。只有馋嘴的细伢子偶尔吃几粒，嘴唇也就被果汁染得像涂了龙胆水,留下一副难看的样子让人取笑。吐鲁番的桑葚又大又甜,农民们采了,装成一小篮一小篮,摆在街头上卖，还很走俏。我拉下一根桑树枝条,摘了一粒桑葚放进嘴里。桑葚入口即融,甘甜如蜜,清香醉人,干渴的我顿时满口生津。难怪法国女传教士蜜德蕊·凯伯和她的伙伴们在他们晚年所著的回忆录中还留念自己几十年前品尝吐鲁番桑葚的美味。接下来,我几乎是贪婪地将桑葚一颗颗送入肚子里，手上留下的糖渍粘乎乎的。我决定换换口味,一棵杏树上果实累累,像一堆鸟蛋,把枝条压得弯在了地上。我俯下身子摘了两个黄黄的杏子,就着渠水洗了洗,一边品尝杏子甜中带酸的滋味,一边感叹,好一处“小桥流水人家”,在这戈壁深处的绿洲。

我们又去河滩戏水,河滩有几十米宽,一个汉族小孩和两个维吾尔族小孩正在水边玩耍。孩子们天真无邪地在一起非常热闹。河水流淌着,清澈见底,各种颜色的卵石浸在水中,我忍不住率先脱掉鞋袜,赤脚在水中的卵石上走着。买提尼牙孜和阿里木也经不住我的高兴劲的诱惑,跟着下了水,还连喊“舒服”。一条小鱼游过来,让人妒忌它的自由自在。我捡了几颗光溜溜的卵石留作纪念,又捧水洗脸。水很清

凉，冲走了燥热和汗渍。热情大方的汉族小孩还一个劲地鼓励我们："喝吧，这水可以喝的。"果真，水很甜，比买的那矿泉水好多了。我看娃娃可爱，就向他头顶浇水，他埋下头躲着我浇去的水，不让水流进眼里，然后抬起头朝我微笑着。一辆摩托车驮着一个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从对岸冲过河来，飞速转动的轮子激起好高的浪花，姑娘快乐地笑着，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仿佛将两岸黑森森的树林都照亮了，引得岸边几个巴郎子一齐向她望直了眼。当然，也包括我们一行中的几人。

美丽就那么富有吸引力。

返回的时候，我们的坐车是在葡萄园中的一条便道上驰过的。这些当初袒露的黄土，而今已被浓绿的葡萄藤叶盖住了，在风中摇曳的叶片一眼望不到边。正是葡萄扬花时节，一股淡淡的幽香时断时续。绿叶不时拂打车窗，车身在土路上颠簸着，那感觉，真像乘坐一艘小艇在波浪滚滚的湖水上扬帆。

连木沁，回想曾经对你的小视，我汗颜了。你的美给予我的享受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你一定还有比这更美丽的地方，只是我还没有发现，我一定还会去寻找去享受的。



摄影：晏先

达坂城之恋

DABANCHENG



摄影：文焱

文/李 冬

认识阿娜尔罕是在达坂城的巴扎上。那是去年夏天，我独自一个人背着画板来到王洛宾创作的歌曲中唱到的达坂城写生，我乘了一辆乌鲁木齐旅游局的专线旅行车，抵达达坂城后，旅行车在离巴扎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听不懂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在那些小贩面前摆满了各种土特产品、时令瓜果和精致铜器。我取出画板画了几张充满伊斯兰风情的素描，可感觉并不满意。因为我一直没有发现情歌王子歌曲中唱过的花辫姑娘。失望之余，免不了遗憾。正当我准备收起画板之际，不远处一个身穿粉红色连衣裙，头戴小花帽的维吾尔族少女进入了我的视野。天！在她小花帽下面，竟还留着我久违了的小花辫。她正专心致志地坐在那儿，手里捧着厚厚一本画册，面前是一大堆放得整整齐齐的哈密瓜。她的出现激发了我创作的灵感，我立即用铅笔飞快地在画板上勾勒出一位正在卖瓜的维吾尔族少女形象。画完之后，我决定把画送给她。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作出那样重大的决定，因为根本不认识对方，而且对方是一位维吾尔族少女。

她见我走到她跟前，便用流利的普通话问我买瓜吗，我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勇气，说我不买你的瓜，不过我要送你一幅画，说完便把画递给她。她接过画后仔细地看了看，然后用手指指着她自己小巧的鼻子，问："是我吗？"我点了点头。她又不解地问："可你为什么要画我呢？"是呀，我为什么要画她呢？我灵机一动，说："因为你有小花辫。"她听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她这一笑拉拢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然后我告诉她，我是从内地来这儿写生的一名大学生，我喜欢这儿的风土人情。她听说我是来这儿写生的，便问我要不要导游。我正愁找不着北，便说："要啊！可惜我付不起太多的钱。"她表示可以为我免费当导游，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小花辫"居然成了我的向导。

当时已是中午时分，她向旁边的一位维吾尔族大妈打了招呼，大概是叫她帮忙照看一下摊子，然后租了一辆维吾尔族老乡的驴车，向巴

扎外赶去。我问她我们去哪，她说一切听她安排好了。她一边赶车，一边告诉我，她叫阿娜尔罕，是乌鲁木齐一所大学旅游系的学生，趁暑假实习一段时间，有时顺便帮父亲照看一下巴扎上的摊子。一路上，她哼起了《半个月亮爬上来》，为了显示自己的音乐天赋，我则吼起了《达坂城的姑娘》。跑调的歌声惹得她眼泪都笑出来了。我们在一幢民屋前下了车。这是一幢典型的维吾尔族民宅，平顶，拱形门窗。房子周围是葡萄架，浓密的藤蔓上坠满了诱人的葡萄。

“拿来，50 元！”她向我伸出手来。“这么贵？”我一脸恐慌。“还便宜你了。”她一本正经地说。天呀，带我来这叫不出名的地方就要我 50 元，分明坑人嘛。但此刻的我已身不由己，当我把钱交给她时，她看着我无奈的表情笑得连腰也直不起来了。原来她和我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我却当真了。这民宅正是她的家，我被她乐观开朗的性格打动了，也对她有了种莫名奇妙的好感。

她拉着我进了屋。她的母亲见客人来了，便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儿，热情地招呼我。可我不懂维语，阿娜尔罕扯了扯我的衣角，小声说：“我妈在招呼你哩！”我才恍然大悟。她的母亲是一位很和蔼的维吾尔族大娘，她为我斟上了一杯香喷喷的奶茶。我捧着奶茶，有点受宠若惊，一个劲地说阿娜尔罕在路上才教会我的一句维语：“热合买提，热合买提”（谢谢）。阿娜尔罕问我奶茶味道怎么样，我调皮地回答：“甜甜的，酸酸的，就像初恋的味道”。她的母亲听不懂汉语，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阿娜尔罕听了，脸微微一红，一种羞涩的神情不经意流露在脸上。

就这样，我作为客人在她家住了下来。她的父母看了我给阿娜尔罕的素描后，很喜欢，对我这个汉族画家似乎非常欣赏，让阿娜尔罕整天带着我去写生。这样她就成了我的专职导游，而且是免费的。在那段日子里，我画了不少的西域



摄影：文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